

董改正

写佳人美貌的诗词向来很多,但正如清人姚际恒所叹:“(《卫风·硕人》)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意态由来画不成,何况是写?正面难写,聪明的先辈就改用侧面包抄,用“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令人信服;真是个美人啊!《诗经》实在,一连明着用了四个“如”,暗用两个“如”,将美人进行细部描摹。

“柔荑”很多注释为“稗子一类的草”,对照实物来看,觉得不妥。看过柔荑花序,就会明白是指单性穗状花,如柳花、桃花的雄花,细长,柔软。“凝脂”指的不是猪油,而是羊脂,羊脂美玉,白嫩润泽。“蝤蛴”是天牛的幼虫,白润修长。“瓠犀”是蝉的一种,方头广额,也就是天庭饱满之意。“蛾”指的是蚕蛾的长须。

“瓠犀”是指瓠子的籽。

柔荑、凝脂、蝤蛴、瓠犀不好寻见,眼下正是瓠子当令,便去菜市买来一个,竖切成圆,未见“瓠犀”之妙;横切如槽,排列齐整,如开怀大笑,正合注释所说:“排列整齐,色泽洁白,因用来比拟美人牙齿”。真是妙绝。

这些今日看来高冷的词汇,当时却道是寻常。那会儿别说工业了,便是手工业也不发达,先民拿来比拟的事物大多取材于身边寻常,居然连天牛的幼虫也用来比兴,要知道,那可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软体动物。一个千古传诵的美人,是多种动植物以及其半成品局部象形、而后叠加而成,居然尚能窥其美好,真是奇哉怪也。

因何如此?我认为全在瓠犀。齿如瓠犀,明说形象,暗隐动态。如果双唇紧闭,何以见瓠犀烁烁?必是“樱唇半启”而“瓠犀微露”,必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明眸皓齿。瓠犀的背后,有一个美人含笑在。

主题来了,瓠犀太重要了。设若一口黄牙犬牙差互,龅牙赫赫,前面用赋体列举的百般好,也一齐化作鸟有。说话之时,展颜一笑之时,甚或是饮食之时,一口瓠犀,或皓齿初含雪,或丹唇列素齿,明艳不可方物,是美人的必要条件。

瓠犀之喻,是朴素的审美。老子的老师常枞病重,老子去看他。他伸出舌头问:“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在。又问:“我的牙齿呢?”老子答:“都掉完了。”老子因此明白以柔克刚的道理。牙齿在此被摆了一道。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牙医确是不被当做正经八百的医生的,而西方的牙医一直是很好的职业。齿之不存,犹可进食,但这只是活着,距离审美远矣。

审美的活着一则因为除了啃咬磨之外,牙兼有辨味功能,食不知味令人情何以堪;二则由于无牙则两颊塌陷,缺牙则发声扭曲,唾沫横飞,如此纵使柔荑凝脂的,怕是不足以称“美人”了。况且,无好牙则牙易坏,坏牙易疼,牙疼会颊肿若小丘,唇肿若香肠。西子捧心是为娇弱之美,而双手捧腮,实难恭维。

瓠犀的审美在岁月里越走越远,越走越华丽。唇齿相依,与瓠犀相映衬的是“樱唇”,一白一红,恰若桃李,譬如白雪樱桃花。“朱唇半启唇房破,胭脂红注珍珠颤。”“冰齿映轻唇。”瓠犀升格为“榴房”或“榴齿”、“珍珠颤”、“冰齿”,再继续一路向“东”,变为东方之子的“齿如贝齿”,再变为东方朔自恋的“齿若编贝”,再到“一口碎玉”,整体趋势是越来越白,越来越整齐。修饰愈巧,浓香艳丽,那个充满草木气息,在岁月深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佳人,隐没在时光里。

当美可以制作时,美就令人怀疑了,就危险了——还是草木气息的美安详。

我虽寂寥,却不想去韩国或泰国,一直存想的是整齿牙齿。医生看完,曰:“年齿已高,恕难从命。”瓠犀之望遂绝。不由想起清人俞樾《茶香室从钞·种牙》里的陈生,他治牙之术冠绝天下,天下坏牙,“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何必编贝,瓠犀足矣。令人神往。

瓠

犀

舌尖上的记忆

编者按

食物,往往承载着一种情感。山珍海味也好、粗茶淡饭也罢,人总会在闻到一些熟悉的味道后,唤醒沉睡的记忆,在脑海中浮现一些久违的画面。从小到大,我们的舌尖上总会积累许多细碎的滋味,暖暖香香甜甜,驻扎在记忆深处,到了某个时候就会跳出来,带着你去回味、去寻找、去想念。

本期,选编两篇记忆中的美食散文,与读者共飨。

欧阳

都说羊肉的食用会让身体产生增热之感,切身的体验也是如此。因之,国人多是在太阳远离北半球的时候吞食,而在炎热的夏季,少人问津。

其实,这是我的个人经验,草原上的人民一定不会这样想。实际上,现如今非草原族类也不乏例外之人。每每看到城里清真饮食店家生意兴隆,我都会意识到自己的推断有误,可还是继续主观认为,夏日的热气会助推羊肉的膻味,故而继续自己夏日尽量不碰羊肉的立场,即便是在烤串火热的当下。

然而,近日有朋自南方来,固执地要吃北方的羊肉之味,结果我不得不放弃立场。

进了清真店家,朋友从菜谱上发现有羊肉饺子,声称半辈子都没尝过,这个一定得有。我劝诫说,这个可能会很膻。谨慎起见,我还询问了店家饺子馅儿的肥瘦,针对“还可以”的回答,我认为显然是“不瘦”,再次相劝。但朋友不为所动。

结果是,只一口,朋友的想象立时崩溃。

“这也太膻了。”他说。

不听劝吧?可人依旧振振有词:“羊肉哪有不膻的!”

这句话使我想起了自己类似的经历。

羊肉之鲜

骨头和羊肉,在锅里飘着,一锅子似沸非沸的羊汤牛奶般候着食客——俺只能是信了。

这并非孤例。滞留京城上班以后,算起来是上世纪末,我第一次去鸿宾楼,餐桌上有一道名“扒肉条”的菜,净肉,色泽略黑,有点像牛肉,入口感觉显然不是,肉细而嫩,没有牛肉粗糙的样态,味道不错,可吃不出来是什么动物所贡献。临座的老食客说是羊肉,再细品,应该不会吧?问服务员,还真是羊肉,这大约就是艺术之作了,再联想到羊肉之鲜,会不会是沒有羊味那样的肉鲜呢?这有点烧脑,不去琢磨了。

再后的新世纪,大约是20余年之后,新疆朋友来京,就是那个断言“沒有不膻”的先生。想着用事实驳斥他,就带他上了鸿宾楼——此时该店已有多家分店。扒肉条上来了,“吃出来了是什么肉吗?”看着朋友吃得津津有味。

“羊肉啊,你不会上岁数后味觉没有了吧?”他头都不抬,没给时间留点缝就回了我。

李小米

老食堂的墙壁上,有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当天供应的饭菜:南瓜炒肉丝、回锅肉、鱼香茄子、凉拌黄瓜、绿豆汤……

老食堂的这个小黑板上,每天的饭菜都在发生变化,这也让默默打量它的人,涌动着一种生活的美好。老食堂的墙壁上,烟熏火燎中有了厚厚包浆。老食堂里熊熊燃烧的,是用铁锨敲进去的煤炭,有时炭火燃得呼呼响,像是某种爆发的情绪得不到控制。有天,食堂里的炊事员扬锨往灶里送煤时,冲出的大火把他的眉毛燃着了,两个月后,他的眉毛才长出了新的。

我说的这个老食堂,是我当年刚在一个乡里参加工作的单位老食堂。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又吃到了当年老食堂里的饭菜,尤其是那道豆腐脑,我在梦里醒来后还咂巴着嘴。

说一我和那些老食堂里的事儿吧。

“娃娃,好好读书,考大学,长大了进城,和你爸一样,吃伙食团的馒头,又大又白……”这是小时候我们那个生产队里的队长鼓励我的话。感谢生产队

老食堂的饭菜

长,我的这个梦想居然实现了。

20世纪70年代,在我们那个生产队,老乡们的皮肤都呈小麦颜色,浅灰,暗黑。但有一个人的皮肤很白,就是我爹。

我爹的皮肤为啥那么白?他在县城上班,直到我8岁那年,去爸的单位食堂吃了几顿伙食以后,我才明白爸的皮肤为啥那么白了。蒸笼里刚出笼冒着热气的大白馒头,带着憨样,早晨还有手工磨出来的新鲜豆浆。看见爸吃一口大白馒头再喝一口豆浆,天天吃这样的食物,爸的皮肤要是不白才怪呢。

有一年,就是生产队里那个对我说鼓励话的老王队长,去县城找我爹帮忙买一点化肥,我爹把这件事给办了,还留他在食堂吃了一顿饭。老王队长吃了食堂里的红烧肉,边吃边落泪,对我爹说,要是大

家每天能吃上这伙食就好了。我爹安慰说,别急,急不得,等实现了共产主义,比这伙食好多了。

我22岁那年,到一个乡里的机关上班。乡里的机关食堂,中午有20多个人吃饭,晚上就只有留下来的三五个人了。机关食堂大门前有一块专栏,主要是根据当前形势,在报纸上摘抄一些政策时事。我主要就做那个工作,做宣传专栏。

常常是,还没到中午开饭时的电铃声响,我就从专栏墙边,鬼鬼祟祟溜到食堂里去,和食堂里的陈师傅套近乎,有时还塞给他一包烟,如果遇到他在菜板上切熟肉,他就会夹起一块肥肉悬在空中,像喂鱼一样让我张大嘴,一口就吃下去,我有一种偷偷赚了一把的快感。

陈师傅拿小瓢小铲,是有技巧的,在手的抖与不

抖之间。一抖,打到瓢里铲里的肉,很可能就顺势落下去了。陈师傅这个人,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人,就抖。庆幸的是,我是那个让他手不抖的人。

陈师傅嫁女儿那年,大伙送的礼,差不多都是10元钱,我送的是20元钱。我从乡里调到城里机关那年,陈师傅就要退休了。那天,他在机关食堂里,送我两块中午准备蒸的扣肉,让我回家直接蒸着吃,我当场拥抱了陈师傅。

大铁锅,用大铲子熟练地翻炒,火光冲天,饭菜香味浓烈扑鼻,在这样一张机关食堂的图片里,一群人在一起吃饭,感觉这样的日子一旦持久,会在岁月里,成为一张记忆深刻的版画。我和那个乡里同事的感情,也是在那家老食堂里飘香的饭菜中慢慢熏陶出来的。我在那里学会了喝酒,把一些幼稚的诗歌在酒后放肆地诵读,把一些沉沉的心事在酒后倾诉。

而今,是再也没有一家这样的老食堂让我把自己一些沉默的感情放松地释放了。我去一些单位,中午大都是叫一份外卖送来,然后关进办公室里,边看手机边孤独地咽下了饭菜。

那些年的老食堂里,饭菜的味道,日子的味道,在我的记忆里袅袅蒸腾,成为远方天空的一朵一朵云,飘远了,偶尔又飘回来。

何真宗

在城市,见到一大堆石磨
仿佛我又回到了故乡
一个石磨一户人家
亲人们笑容满面,把日子
一瓢一瓢地舀进磨眼里
推着旋转,反复碾压
好像走不完的前程
越磨越细腻,从石缝流出来的
都是在泼墨山水

我有许多经历,就被这样打磨过
如同无数颗粒移动的纽扣
套紧了梦想和幸福,走了很多路
却又原地不动。光阴远去
青春不在,让我承受人间的
阴晴圆缺,悲欢离合

风是空的,村庄是空的
众生万物策马扬鞭,我一个人
行走江湖,把刀光剑影尽
从此,学会了聆听,学会了
把袅袅炊烟挂成一幅画
让记忆照亮回家的路……

石磨在城市里庸懒地躺着
有岁月的沧桑,有光滑的年轮
有我一碰即痛的乡愁,堆积如山

乡愁
一碰即痛

在他乡
打工文学撷英

67



好朋友是明镜,坏朋友是哈哈镜。

赵武明

巍巍祁连,叠翠生玉;苍茫河西,万物灵动。

在中国的版图上,一座高耸挺拔的山脉横亘于甘肃青海之间,这就是故时被匈奴称为“天山”的祁连山。她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峰,更是不同民族融合发展的精神巅峰。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也不仅仅是连接中原西域的交通长廊,更是一条时间长廊。一个个迥然不同的族群在这里衍生,裕固族便是内亚游牧民族中的一支劲旅。

世事沧桑,在历史的朔风中一切影影绰绰,唯有真实的故事绵延流传。穿越历史的烟尘,从渐行渐微的大唐打马走来,从游牧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走来,他们自称“羌熬勒”、“西喇玉固尔”,逐水而居,择祁连山源源不断的雪水和丰茂的植被而栖,繁衍生息。1953年,取与“羌乎尔”音相近的“裕固”(兼取汉语富裕巩固之意)作为族称。早在400多年前,裕固族从阿尔金山迁至祁连山脚下。1959年,居住在祁连山南麓的裕固族也迁至祁连山北麓。裕固族——这个颠沛流离的民族,带着她千回百转的故事,历经沧桑,顽强地生长了。

周末,可以翻看两页闲书,或者陪同家人出门散步;还可以邀约三两个好友一起爬山、垂钓、看海……

周末,我愿做一叶扁舟,暂时忘记方向、忘记目标,肆意漂浮于一望无垠的湖面,沐浴在湖光山色的光影画廊中,静默、怀想,甚至什么也不想,任由时光斜阳漫无边际地老去。而到了新的一周,我又仿佛一支离弦的箭,以不可遏制的刚劲之力,向着远方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祁连弦歌

了一部特有少数民族的变迁史,也演绎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史。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一部内亚游牧民族的变迁史,也可以从他们的历史文化中看到浓缩了的内亚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打开肃南裕固族的历史,让我们走进一个鲜为人知充满传奇和神秘的地方。

到达肃南,时值六月,草长马腾,万物竞生,一切生机勃勃。我没有刻意地去追寻或者记录,只想静静地在这个丰腴的时光里聆听或者休憩,甚至不想惊扰一株草、一匹马,甚或闭目静思石窟里矗立的那尊沙弥。风轻轻吹过,留下的万籁之音涤荡着心灵。我沉浸在这山下这个多梦的草原,任由思想驰骋。

肃南,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因居肃州(古酒泉别名)之南而得名,是中国唯一裕固族民族自治县。苍茫辽远的祁连山下,留下过班超投笔从戎的屠弱身影,留下过大汉使节苏武至死不渝杖节;祁连山空旷的山谷里,回响过左宗棠西征大军的

猎猎战旗,霍去病抗击匈奴的铿锵铁骑;回响过林则徐率领的囚车和西路军惨烈的枪声……祁连山,以它伟岸的身姿和圣洁的雪水,也慷慨地滋养了这支远古裕固族先民的血液和精神,使得他们显得如此深邃和坚强,如此豪迈和粗犷。晶莹剔透的冰川、艳丽如血的丹霞在此相辉映成为美的极致,成为千古奇观……

“骑上我烈性的骏马,奔驰在金色的草原上……”千百年来,裕固族儿女都是唱着这样的牧歌纵马奔驰着。小民族,大文化。裕固族语系是突厥语的分支。肃南地区有西裕固语(即羌呼尔语)、东裕固语(即恩格爾语)和汉语三种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仍保留着本民族的特色。文字已经失传,他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通过裕固族语言,用“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

肃南,是一颗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熠熠生辉的宝石。沉淀的绿是她的肤色,祁连山丰沛的融雪是她生生不息的血液。风的姿势,向前的力量,是她的骨骼。奔驰在辽阔草原上的骏马是她真实的写照。胡笳远去,牧歌悠扬,民族融合的金石之声再度奏响,抒写着明天更美的故事。

